

那是個可以被稱作是十分寧靜祥和的一天，沒有非日常的爭執戰鬥，沒有逆行者及其他聽信謠言而對他們持刀相向的人，只有清風推擠白雲緩緩地摸過一片青天。

即便是接近日落的時間點，街道上仍舊人聲絡繹不絕，孩童嬉戲聲經過羽雪和優卡安身側，跨步奔向噴水廣場，白鴿飛越四散水珠，將平和傳遞給整個城鎮。

羽雪和優卡安的步伐比起平常更為緩慢，對於羽雪而言是她想要多看點被彩霞覆蓋的世界，即便被優卡安稱作沒有意義、是隨處都可以看見的風景，但她還是想多看這個因為夕日而顯得不同的城鎮。

雖然羽雪總說要優卡安多享受這個世界，但優卡安看上去卻不是多在意這件事，應該說，比起享受這個世界，他更想要享受有她在的時光。

羽雪是他的全部，即便風景再美生活再幸福，沒有羽雪就沒有意義。

經過噴水廣場，與白鴿揮手道別，他們的目的地是最靠近落日的那座港口，聽說那裡的夕陽比任何地方都還要引人入勝。

大抵是因為即將邁入夜晚，一踏入港口區便能聽聞汽笛鳴響，船員吆喝與海浪打上岸邊的聲響宣告一艘艘船隻歸港，為自己的家人與所屬的商會帶回豐富戰利品。

他們和吵雜港灣拉開了點距離，熱鬧沒有什麼不好，但現在他們更需要稍微安靜點的相處空間，不遠處的長椅正好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羽雪眨了眨眼，那雙天藍色的眸子在夕日面前被染上一片橘紅，無論是緩緩西沉的夕陽還是波光粼粼的海平面全都被收入其中，她像是要將落日深深刻在眼裡那樣注視著橘日，直到優卡安出聲她才有些不捨的轉開視線。

——時間久了，就會忘記很多東西。

大抵是這樣，所以羽雪才試圖將這片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見到的景象烙印於眼裡。

壽命的不同讓優卡安無法隨意開口，但是他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和羽雪所想的那樣，將這片景色深深烙印在眼底。

他一語不發的將她納入懷中，令羽雪錯愕地發出驚呼。

「——。」

優卡安似乎說了什麼，但自遠方歸港的船隻汽笛聲過於巨大，讓羽雪完全聽不見他的話語。

不過她知道，那一定是十分溫柔的話語、比起平時更加暖和的話語。

——因為優卡安的想法，全部化為實質行動，毫無保留地自唇間傳遞而來。